

2016年以来,深圳各级工会共筹集帮扶资金3550.6万元,帮助5586户困难职工脱困

“困难时,我身后还有娘家人”

阅读提示

2016年以来,深圳各级工会共筹集帮扶资金3550.6万元,帮扶慰问困难职工10348人次,帮助5586户困难职工脱困。为助力脱贫攻坚,深圳工会定下了个“小目标”——到2020年底,全市现有各级建档困难职工全部实现解困脱困,同步迈入小康社会。

本报记者 刘友婷

在深圳港龙出租车公司,知道黄美琴的人并不多。但提起“港龙39”,却是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“开了六年出租车,车牌号是59639,大家都叫我港龙39。”黄美琴笑着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,开出租车时,她特别爱管闲事,出租车司机有困难,只要一个电话过来,不论大事小事,她“跑得比兔子还快”。

然而,大多数人并不知道,这位脸上总挂着笑容、热情的“港龙39”,却是深圳工会的困难职工帮扶对象。照顾生病的丈夫和两个读书孩子的重担,全靠她一人担着。在黄美琴看来,正是公司工会和深圳市总工会的帮扶,让她知道背后还有坚强后盾。

截至目前,全市工会建档的困难职工由2016年的1万户下降至678户,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率达93.22%,其中人均纯收入低于低保线的贫困职工由1337户降至2户。

“最重要的是自强”

出生于1979年的张青岭(化名)是深圳一食品公司的职工,也是深圳市总工会帮扶困难职工中的一员。

去年3月,张青岭的父亲在东北老家地里干农活,烧干草时烧伤了自己,送去医院救

治,截肢了。“伤得很重,治疗费用又贵。”张青岭坦言,父母是农民,收入不高;而她丈夫在创业,孩子还在上学,家里就靠她一人撑着。张青岭算了一笔账,自己每月工资虽然有8000多元,要承担所有开支,包括伙食费3000元,孩子幼儿园费用1000元,通勤费500多元等。如今,父亲治疗所需的大额医药费对这个本就不宽裕的家庭而言,是雪上加霜。

公司工会了解情况后,立即批了张青岭的请假条,并将她的情况报给了深圳市总工会。“公司工会特别理解我,让我请了一个月的假回老家照顾父亲。”张青岭说,她准备好各种困难帮扶申请资料后,由公司工会上交到市总工会,审批特别快,很快就拿到了资助款——公司资助了5000元,市总工会帮扶了5000元。

逢年过节,张青岭还会收到工会的慰问品和补助金,但最让她感动的是,当遇到困难时,职工可以找工会,工会会想办法为她争取资源,还常常关心慰问,特别暖心。

“困难是有的,但最重要是自强,通过自己的努力,把日子过好。”张青岭告诉记者,她参加了深圳市总工会开展的职工线上培训课程,提升自己。据了解,为帮助职工应对疫情下的种种困难,引导职工自我提升,深圳市总工会推出“复工防疫微课堂”。该微课堂邀请管理学、心理学、法学等专业讲师,以直播的形式为职工讲授疫情期间自我

管理、亲子关系、法律法规、企业面临的形势和对策等。直播观看数累计为108万人次。职工除了在微课堂听课之外,还能参加“工会云课堂”学习。

“工会是我的靠山”

黄美琴也是深圳市总工会帮扶对象,有着6年出租车司机工作经历的她,如今负责公司司机培训、绩效考核等。

原本,黄美琴一家四口过着不错的生活。2012年10月,丈夫肺癌确诊的消息,打破了这个小家庭的平静。“老公生病后家里才变困难,感觉天塌下来了。一份6800元的工资,不仅要承担昂贵的医疗费,还要供一对子女上学,赡养老母亲。”

“在最困难时,是娘家人给了我前行的力量。”黄美琴直言,多年来,公司和深圳市总工会给予了他们家很大帮助,除了大病救助之外,每年元旦春节期间,集团工会都会开展送温暖活动,帮她申请市总工会送温暖2000元慰问金;孩子上学,集团工会为困难职工申请深圳市总工会“金秋助学”资助,每个孩子资助3000元。

今年疫情期间,黄美琴收到了一大箱暖心礼包——食用油、面条、纸巾、口罩等用品,还有2000元补助金。原来,是市总工会为困难职工发放的生活补贴和生活物资,缓解了燃眉之急。“这些年来,工会一直是我的靠山。正是娘家人的关怀,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人,背后还有坚强的后盾。”黄美琴感慨道,一直以来的工会帮扶,给予了她很大鼓舞,就像是无形的依靠,心中有了底气,让她内心更坚强,克服困难的决心更坚定。

“现在日子好些了,困难能自己克服就自

己克服。”黄美琴常常教育两个孩子,多年来家里收获了不少帮助和温暖,大学毕业工作后,要回报社会。她不仅是这样要求孩子,更是以身作则。工作中,黄美琴一直认真负责;工作之余,同事有需要帮助的,她总能随叫随到。

把温暖送到困难职工心坎上

一次又一次的培训讨论、实地调研;向各级工会抽调、考核档案资料;走进困难职工家中了解真实情况;开展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挂牌督战工作……“娘家人”的脚步遍布深圳全市各区,只为助力脱贫攻坚,实现深圳工会定下的这个“小目标”——到2020年底,全市现有各级建档困难职工全部实现解困脱困,同步迈入小康社会。

据了解,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深圳市总工会认真开展调研、深入分析疫情给困难职工家庭带来的新问题,制定系列帮扶措施,加强因疫情致贫、返贫职工帮扶工作,共计安排约900万元专项资金,用于慰问帮扶受疫情影响的低收入职工、感染病毒职工及病亡职工家属,切实解决职工疫情期间的困难问题,把工会的温暖送到困难职工的心坎上。

发放疫情补贴、临时救助;纳入低保帮扶、结对帮扶;开展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;提供就业机会、职业技能培训、学历教育提升……近年来,深圳各级工会十分重视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,在各级工会共同努力下,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

下一阶段,深圳各级工会将继续全力推进实施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,目标是到2020年底,全市现有各级建档困难职工全部实现解困脱困。

京张高铁:穿越历史 驶向冬奥



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崇礼区的大舞滑雪小镇(无人照片)。

一百多年前,京张铁路打破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断言。京张高铁作为中国第一条智能高铁,成为中国铁路从落后走向引领的见证。

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

G 民声

“无健康码由此进入” 应该是公共场所标配

舒年

在微博上,一张“无健康码由此进入”的图片,加上“无锡,善……”的配文,引来了3万多次转发,19万次点赞和5000多条评论,被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说,“一座城市的温度体现在,它是如何对待那些被遗忘的少数人”,被点赞最多的一条回复则是,“其实不少,只是不被关注”。

照片拍摄于无锡火车站,根据照片上的内容,使用老人机,或者无手机、手机没电、不会操作、无微信的旅客,可以通过专门的服务通道。

有人会说,无智能手机人群真的存在么?低收入群体、老年人、未成年人,都是可能的无手机人群,而谁也无法保证,自己的手机不会丢失、没电、停机、死机。有人会说,扫个码有什么难的,殊不知,扫码成功、信息匹配的前提,是基于一系列的授权认证,这一系列的授权就是让老年人望而却步。在现实中,没有健康码的群众不仅面临出行难,甚至还会遭到个别工作人员的嘲笑和责备,仿佛没有智能手机、没有电子支付就是一种错误,提出人工登记或者现金支付就是一种“没事找事”。就如同这条微博下一则超过5000次点赞的评论所说,“我每次都会问‘没手机的人怎么办呢’,人家就会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”。

健康码不是身份证,也不是出入证,它只是一种信息查验工具而已,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出示健康码,不是群众自己的错,因为各地健康码本来就不是实体卡片,更没有通过公共渠道发放给所有人,而是要自己通过各类平台申请。相反,一些公共场所将这些群众拒之门外,才是有问题的,为什么这些公共场所没有预留人工登记渠道,为什么当地有关部门没有开通辅助查验方式?换言之,群众的出门标配不应该是自带提供信息查验的智能工具,相反,是公共场所应当标配人工登记和辅助查验通道。

不可否认的是,信息化的办事渠道、非现金的支付方式,给公共服务带来了很大便利,也提高了服务质量。但是,公共服务本来应当覆盖所有人,不应当要求群众必须有智能手机,必须使用线上支付,相反,有关服务保留线下人工办事渠道和现金支付方式,才是必须的,甚至应当是成文规定的。否则,总有人会以智能化之名,行偷懒之实。

山东聊城高新区助力就业

本报讯“这个工作让我既能挣钱还能照顾儿子,一个月收入3800多元。”日前,在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曹庄村的扶贫车间里,村民黄春芝说道。她儿子患有精神残疾,没有办法外出打工,前些年只能依靠政府补贴生活,自从村里建了“扶贫车间”,她就没有了后顾之忧,实现了就业增收。

着力变“输血”为“造血”,聊城高新区努力使不能外出务工的贫困群众,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。顾官屯镇依托聊城汇金五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打造扶贫产业基地,设立扶贫岗位,利用“三来一加”模式,在常庙村、曹庄村等村设立12个加工点,吸纳周边贫困群众就近就业,人均增收4000余元。(沈晓星 王鑫)

畅游胡同品京味

画脸谱、盏灯笼、捏面人……10月1日,在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的一个小院里,热闹非凡。市民们身穿旗袍、汉服等传统服饰走在白塔红墙下,感受传统文化之美。据悉,为丰富市民假日期间的文化生活,当地按照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要求,举办了“国粹新街口·花好月圆夜”的主题活动,市民们只要走出家门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和京味儿文化。

图为10月1日,几位市民在社区志愿者的带领下学习制作灯笼。

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



不管是在食堂吃午餐,还是选择市场途径解决,职工对于午餐最基本的期待是——

“能吃舒服,不浪费就行”

编者按

对于中小企业职工、新业态从业者、共享经济从业者、个体从业者等群体来说,“食堂”这个词,在生活的字典里是难以找寻的,工作餐这个概念,也是可望而不可即。其午餐不论是选择下馆子还是订外卖,都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,这个成本除了金钱,还有健康。能否通过多种形式,根据不同类型企业、不同经济业态从业者的特点,有针对性地让这些职工吃好午餐,既营养健康又负担较轻,值得有关部门思考。

没吃上食堂的人盼望着食堂,能吃上食堂的人中,吐槽者也不少。毕竟,用有限的经费做出大锅菜,既要应对地域差异众口难调,又要避免铺张浪费,运营好一个职工满意的食堂,真的不是简单之事。当然,在大数据时代,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。

本报记者 乔然

在北京一家金融企业工作的陈桥,在位于朝阳区的CBD上班,摩天大楼之下,人流涌动西装革履。自从工作以来,陈桥的体重一直在上升,因为,午餐只能靠外卖果腹。

无奈的“最优选择”

陈桥选择外卖的理由,是因为这是无可奈何的“最优选择”。午休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,但是写字楼内企业众多,周边的小饭馆中午时间人满为患,“时间都花在了排队上”。经过各种尝试,陈桥觉得外卖是自己

在现有条件下的最优选择,“方便,快捷,重点是不用等。”每天11点他就会点开APP下单,40分钟后,饭菜会准时送到办公室楼下。

但是,外卖的弊端也不可避免,“食堂打饭对不熟悉的菜可以少打一点,但是外卖一旦点错了,就会整顿‘垮掉’。”有一次,他点了一份猪肚鸡饭,至今都能清晰记得那次的味道“清淡到没有朋友”,最后只能全部倒掉,重新点了一份自己熟悉的酸菜鱼盖饭。

另外就是健康问题,不少外卖菜品是高油高盐。

对于员工选择午餐吃外卖,经营一家培训机构的朱先生有些无可奈何。“公司规模小,不可能自己搞食堂,写字楼里也不可能开火做饭。”后来,朱先生尝试过给员工集体

订盒饭,或者在外面的餐馆包桌搞工作餐,但效果都不好。“盒饭总有人不满意菜色,包桌吃饭,年轻人觉得尴尬。”最后,公司不得不给大家发餐补,让员工自己解决。

朱先生很羡慕周边社区搞的老年小饭桌,“我也和大厦的管理方谈过,能不能搞一个集体食堂,让周边小企业共享,但是苦于没有人牵头,而且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搞。”

守着食堂点外卖

食堂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,在位于北京市西二环附近某国企工作的何芳,虽然对公司食堂的评价是“一般般”,但只要在工作日的中午,她总是会压着饭点从五楼办公室坐电梯准时赶到食堂排队打饭。

食堂最吸引她的地方是价格,“长这么大,只有食堂的饭价是最便宜的。”只需5元,就能打到一份两荤一素的普通套餐,如果不够只需加1元就能再打一份菜,并且每月公司都在饭卡中充值300元补贴。

但是,与何芳在同一家企业上班,吃同一个食堂的李铭,饭卡中的钱几乎没有动过。“刚入职还好,菜品都还行。但入职一个月后就发现天天都是那些菜。”李铭告诉记者,食堂一周提供8道菜品,偶尔会微调,但是翻来覆去总是“永远的土豆丝炒肉、永远的番茄鸡蛋”。比李铭更苦恼的是他的南

方同事,吃不惯北方的菜品,最后守着食堂点外卖。

“产品经理”的思维

上述这些情况,在王兵任职的某大型互联网公司则是不存在的。这里的食堂运用了“产品经理”的思维,尽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。

食堂占地规模五层,一层主打北方菜、二曾主打清真西北菜、三层是川菜和粤菜、四楼提供团建供餐和私人用餐、五层则是世界美食。每天中午有一万多人在这五层食堂内穿梭。平均一顿饭的价钱在25元左右,自主称重,杜绝浪费,而且公司每天提供55元的餐补。

“这是加入大公司的好处,但是每天都没有多少时间享受美食,工作太忙,匆匆一吃就去工作了。”王兵说。当然,公司提供如此规模的食堂,也因为公司地处郊区,周边实在没有吃饭的地方。

能够提供大型食堂的企业,毕竟是少数。作为“银河护卫队”的一员,外卖员黄凯去过太多的食堂和饭店了,他发现,大部分人对于午餐的要求其实就是“能吃舒服,不浪费就行”,但在现实中,不论选择哪种吃饭模式,想做到“舒服不浪费”,也不是件容易事。



夜幕降临,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的淮海小吃街渐渐热闹起来。200多米长的小吃街上,各色小吃令人垂涎,各种商品琳琅满目,许多市民、游客在这里乐享假期时光。从红火的小吃街到双创梦工厂园区的各类夜间活动,夜经济的繁荣,既满足了假日期间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,也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(新华社发 程硕 摄)